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合编
杭州大学教育系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合编
杭州大学教育系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28,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7012·0910 定价 2.65元

编者说明

一、为了了解和研究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思想，我们编译了这部《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此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教育系西方教育论著选课程的教材，并为教育专业教师、学生和广大的教育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二、本书所选译的是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教育论著，选编人物从苏格拉底起至培根为止。

三、本书选译的教育论著，凡已有中文译本且译文确切易懂的，即选用，并注明译者和版本情况；凡无中译本或虽有中译本却文字艰涩难懂的，即重新选译。在每个哲学家、教育家的论著前面，由编者对他们的生平和教育思想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四、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史教研室和杭州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室负责编译。本书在选材上和译文上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苏格拉底	1
苏格拉底论“自知其无知”	2
苏格拉底的方法	5
苏格拉底论“美德即知识”	15
二、柏拉图	20
《理想国》	22
《法律篇》	70
三、伊索克拉底	80
《演说词》(一)	81
《演说词》(二)	87
《演说词》(三)	93
四、亚里士多德	99
《政治学》	100
《形而上学》	121
《尼各马可伦理学》	125
五、昆体良	136
《演说术原理》	138
六、奥古斯丁	162
《忏悔录》	163
七、马丁·路德	177
《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	178
八、伊拉斯谟	202
《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	203
《愚人颂》	225
九、莫尔	239
《乌托邦》	240

十、维夫斯.....	278
《知识的传授》.....	280
十一、拉伯雷.....	315
《巨人传》.....	317
十二、蒙旦.....	351
《论学究气》.....	353
《论儿童的教育》.....	369
十三、弗兰西斯·培根.....	413
《新工具》.....	415
《新大西岛》.....	422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 469--前 399)

苏格拉底是古代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雕刻师,母亲是助产士。他在哲学探求与论战中度过一生,常在街头与青年们讨论各种问题。七十岁时被控告不信神和腐蚀青年,判处极刑,饮鸩而死。他的一些活动和言论详见色诺芬所著《回忆录》和柏拉图的《申辩篇》、《斐多篇》、《克里托篇》、《美诺篇》、《会饮篇》、《泰阿泰德篇》等著作。

苏格拉底对研究自然界不感兴趣,宣称从树木和石头那里学不到什么。他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人的智慧贵在“自知其无知”;道德是一种善,知识包括一切的善,因此,“美德即知识”。他强调教育对于培养德行的重要性,“美德”是由教育得来的。

苏格拉底在讨论问题时,通常用启发方式,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通过提问,揭露对方的矛盾,逐步达到一定的结论。苏格拉底宣称,他虽无知,但通过这种方法,能帮助别人获得知识,正象他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产婆能接生一样。因此,后人称他所倡导的这种方法为“产婆术”,也称“苏格拉底法”。

苏格拉底论“自知其无知”

(选自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被指控传播异说，败坏青年，在雅典法庭受审。他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编者)

我将为我们引一个值得信任的证人来作证；这证人就是德尔斐(Delphi)的神^①——他将告诉你们关于我的智慧的事情，如果我也算有点智慧的话；他也会告诉你们我的智慧是属于哪一类的。你们一定知道凯勒丰；他是我自幼的故交，并且也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他在最近这次人民被放逐时也是一起被逐的，并且和你们一起回来了。这位凯勒丰，你们知道，是一切行事都很鲁莽的。有一回他跑到德尔斐，冒失地向神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我必须请求你们不要打断我的话——他求神谕告诉他是否有人比我更聪明。而那位庇提亚的女先知^②回答说，没有人是更聪明的了。凯勒丰本人已经死了，但他的兄弟正在这法庭里，他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件事呢？因为我要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坏名声。当我听到这回答时，我对自己说，神的这句话能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这个谜应该怎样来解释呢？因为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那么，他说我是人中间最聪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位神，是不能说谎的，那是同他的本性不合的。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我想了一个方法，可以试探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人比我更聪明，我就可以到神那里去反驳他了。我可以对他说：“这里就有一个人比我更聪明；

① 即阿婆罗，太阳神，同时也是智慧之神。——编者。

② 传神谕的女巫。——编者。

但你说过我是最聪明的。”这样我就到一个以聪明著名的人那里去，并且观察他——他的名字我用不着说了；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我选他来试试。结果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同他谈话，就不能不想到他实在并不聪明，虽然许多人以为他聪明，其实并不真聪明。结果他恨我了。这样我就离开了他，心里暗想：好吧，虽然我并不以为我们中间有谁知道任何真正美的和善的东西，但我是比他好些，——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那么，起码在最后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有稍稍好一点的地方。于是我就到另一个更自以为聪明的人那里去，而我的结论也是完全一样。这样我就又使他成了我的敌人，他身边的人也都成了我的敌人了。

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去考察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所激起的敌意。我也曾为此而悔恨、畏惧，但我不得不如此，——神的话我想应该首先考虑。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到一切显得有知识的人那里去，把神谕的意义找出来。我对你们发誓，雅典人啊！我凭天神^①的名义发誓！——因为我必须对你们说真话——我这使命的结果正是这样：我发现那些最有名声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那些不大为人看重的人其实倒比较聪明，比较好些。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流浪以及我那些赫拉克勒斯^②式劳动的故事，我经年累月地干了这一切，结果只发现那神谕是驳不倒的。我看了那些政界人士之后，又去看那些诗人：悲剧诗人，歌颂酒神的诗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诗人。而到了那里，我对自己说，你将马上败露了，这一下你将发现你是比他们更无知了。这样，我就给他们拿出他们自己作品中最精心制作的几段，问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心里想着

① 指埃及的神犬。——编者。

② 赫拉克勒斯(Herakles)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力大无穷，做了许多不平凡的事。此处喻苏格拉底费尽了气力东奔西走去察看别的著名人物是否智慧。——编者。

他们总能教我点什么。你们相信吗？我几乎不好意思说出真相，但我必须说，现在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对他们的诗不能谈得比他们本人更好的。于是我知道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和灵感。他们就象那种占卦或卜课的人似的，说了许多很好的东西，但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诗人在我看来，情形也很相象。我又进一步观察到，靠了他们的诗才，他们就自以为是最聪明的人，在别的他们并不聪明的事情上也自以为是最聪明的了。因此我就离开了，心想着我是比他们好一些，理由就正象我比那些政治人物好一些一样。

最后我又到那些工匠那里去。因为我意识到，如我刚才说的，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而我确信他们知道很多好东西。这里我并没有弄错，因为他们确实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比我聪明。但我看到即使那些好的工匠也犯了那些诗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是好的工匠，他们就以为自己也知道一切重大的事物。而这一缺点就掩盖了他们的智慧。于是我就代那神谕问我自己：我是愿意象我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知识也没有他们的无知，还是愿意既有他们的智慧，也有他们的无知？而我自己也对神谕回答说，我还是象原来那样的好。

这种探究使我树立了许多最坏、最危险的敌人，也是这一活动使我得到了“最聪明的人”的称号，因而受到人们的诽谤。因为旁观者总以为，我既然指出别人缺乏智慧，自己一定是有智慧的。但其实是，雅典人啊！只有神才是真正聪明的，而他的回答的用意，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很少价值或根本没有价值的。他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来作例子，好象他是说：“人们啊！一个人，就象苏格拉底那样，知道他的智慧真正说来是丝毫不值什么的，这就是最聪明的人。”所以我就奔走于世上，服从着神的意旨，检验每一个我认为聪明的人，不论他是本城的公民还是侨民。如

果他并不聪明，我就援引神谕的意思，指出他并不聪明。我的这种事业非常吸引我，我就既没有时间从事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也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私事了。而我由于献身于神的缘故，就陷于一贫如洗了。

苏格拉底的方法

——问答法，以及定义的寻求

（选自柏拉图：“美诺”篇。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道德问题。苏格拉底用启发的方式逐步提出问题让美诺自己思考并作答。——编者。）

美诺^①：你能告诉我吗，苏格拉底，美德究竟是由教诲获得还是由实践获得的？如果既不是由教诲，也不是由实践，则人之有美德是由于自然，还是由于别的什么方式？

苏格拉底^②：……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对于美德什么也不知道；而当我对任何东西不知道它的“什么”时，又怎么能知道它的“如何”呢？如果我对美诺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怎么能说他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是富有而且高贵的，还是不富有不高贵的呢？你以为我能够吗？

美：确实不能够。……

苏：……凭神的名义，美诺，请你慷慨地告诉我：美德是什么？因为我将很高兴发现我是弄错了，而你……确实有这种知识；虽然我刚才说过我从未见到有人有这种知识。

美：要回答你的问题，苏格拉底，是没有困难的。让我们首先拿一

① 下面简称美。——编者。

② 下面简称苏。——编者。

个男人的美德来看——他应该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并且知道在治理工作中如何有利于他的朋友而损害他的敌人，并且他也必须留心不要使自己受损害。一个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很容易描述出来：她的责任是管理她的家务和看管屋里的东西，以及服从她的丈夫。在每种年纪和每种生活情境中，不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有不同的美德：有无数的美德，并且都各有定义。因为美德是相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及年纪而言的。对于罪恶也可以这样说，苏格拉底。

苏：我是多么幸运啊！美诺。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知晓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假定我就顺着这个关于“一窝”的比喻调侃一下，而问你，什么是蜂的本性？你回答说，有许多种类的蜂，是因为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种类；还是毋宁说它们是由于某种别的性质（例如美观、大小或形状）而被区别开来的呢？你将如何答复我？

美：我将回答说蜂作为蜂，是彼此没有区别的。

苏：而如果我接下去说，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美诺，告诉我什么是它们彼此没有区别而全部一样的性质；——你能回答吗？

美：我能。

苏：对于美德也是一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而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人，最好是着眼于这种共同本性；你明白吗？

美：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我还没有象我所能希望的那样把握住这个问题。

苏：美诺，当你说男人有一种美德，女人有一种美德，小孩又有另一种美德，以及如此等等的时候，是仅只对于美德如此，还是认为对于健康、大小、力气等也是如此的呢？或者说，健康的

本性，不论在男人或女人，都永远是一样的呢？

美：我得说健康在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

苏：而这种本质上的共同性在大小和力气方面不是也存在吗？如果一个女人是强壮的，那是由于在她身上潜在着与男人身上一样的形式和一样的力气。我的意思是说，那力气，作为力气而言，不论是男人的或是女人的，都是一样的，这有什么区别吗？

美：我想没有。

苏：而美德作为美德，不论在一个小孩或在一个大人，在一个女人或在一个男人，不也是一样的吗？

美：我不能不感觉到，苏格拉底，这情形和别的不一样。

苏：那是为什么呢？你不是说过一个男人的美德是在管理国家，而一个女人的美德是管理家务吗？

美：我是这样说过。

苏：不论家务、国家或别的什么，若不施以节制和正义，能管理得好吗？

美：当然不能。

苏：那么凡是有节制地或正义地管理国家或家务的人，就是以节制和正义来管理它们了？

美：当然。

苏：那么不论男人或女人，如果他们要成为好的男人或女人，就必须有同样的节制和正义的美德了。

美：确实。

苏：而不论一个年青人或年长的人，如果没有节制和不正义，能够是一个好人吗？

美：不能。

苏：他们必须有节制和正义吗？

美：是的。

苏：那么所有好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而成为好人，即由于占有同样的美德了？

美：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

苏：而且除非他们的美德是一样的，他们就一定不能是同种类型的好人了？

美：他们不能。

苏：那么现在一切美德的相同性已经被证明了。试回想一下，你……说美德是什么。

美：你要一个对于一切美德的定义吗？

苏：这正是我所寻求的。

美：如果你要一个对于一切美德的定义，我不知道说什么，不过美德是支配人类的力量。

苏：这一对于美德的定义包括一切美德吗？美德在一个小孩和一个奴隶是一样的吗，美诺？小孩能支配他的父亲，奴隶能支配主人吗？那支配人的还会再是奴隶吗？

美：我想不会，苏格拉底。

苏：确实不会；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可是再进一步，好朋友。照你说，美德是“支配的力量”，而你不加上“正义的和并非不正义的”吗？

美：是的，苏格拉底；我同意这点；因为正义是美德。

苏：你是要说“美德”还是“一种美德”呢，美诺？

美：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我的意思和我关于任何东西的一般说法一样，例如圆是“一种图形”，而不就是“图形”。我得采用这种说法，因为还有别的各种图形。

美：很对；这正是我关于美德所说的——在正义之外也还有别的许多美德。

苏：它们是什么？请告诉我它们的名称，正如我可以告诉你别的图形的名称一样，要是你问我的话。

美：勇敢、节制、智慧和豪爽都是美德；别的还有许多。

苏：是的，美诺；这里我们又一次陷于同样的情形：在寻求一种美德时我们找到了许多美德，虽然和以前不是同样的方式；但我们并没有能够找到贯穿一切美德之中的共同的美德。

美：是呀，苏格拉底！甚至现在我也还不能照你的意思去得出一个关于美德的共同概念，象发现别的东西的共同概念一样。

苏：别惊讶；但是我将设法去接近这种概念，要是我能够的话，因为你知道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共同概念。假定现在有人问你那个我以前问过的问题：“美诺”，他或许会说，“什么是图形？”而如果你回答说“圆”，他可能照我的说法再问你：“你是想说圆是‘图形’还是‘一种图形’？”你将回答说是“一种图形”。

美：当然。

苏：而且是为了这个理由——因为有许多别的图形？

美：是的。

苏：假使他又接下去问：“另外还有哪些图形？”你将会告诉他？

美：我得告诉。

.....

苏：再假定他也照我的方式来追究这个问题，他会说：我们时常停留在特殊事物上面，但这不是我所要的；请告诉我，既然你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来称它们，说他们都是图形，甚至当它们彼此相对立时也都叫它们为图形，那么你把它叫做图形的那种共同本性是什么？“这是既包括直的，也包括圆的，而又既不是这一个又不是另一个”——你将会这样说吗？

美：是的。

苏：而你这样说时，你的意思并不是说圆比直更圆些，或直比圆更

直些吧？

美：当然不是。

苏：你只是主张圆的图形并不比直的更堪称为图形，或直的图形比圆的更堪称为图形吧？

美：对极了。

苏：那么我们把图形这个名称赋予谁呢？试回答回答看。……

……………

美：我宁可请你回答，苏格拉底。

……………

苏：好吧，我将试给你解释图形是什么。你看这答复怎么样呢？——图形是唯一的永远跟着颜色的东西。你能对这一答案表示满意吗？就象你为我给美德下一类似的定义，我一定就很满意一样？

美：可是，苏格拉底，这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答案。

苏：为什么简单呢？

美：因为，照你说，图形是永远跟着颜色的东西。

（苏：我承认。）

美：但如果一个人说他不知道颜色是什么，也象不知道图形是什么样——你将给他什么样的回答呢？

苏：我得跟他说真的。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好争辩的怀有敌意的哲学家，我得跟他说：你已经听了我的回答了，如果我错了，你的责任就在于提出论证来反驳我。但如果我们是朋友，是象我和你这样在谈话，我的回答将缓和些，并且更以一种辩证法家的心情来和他谈；那就是说，我将不仅仅是把真理说出来，而且要利用一些我所诘问的人愿意承认的前提。而这正是我将努力拿来对待你的方式。你会承认，有这样一种东西，譬如终极、界限或极端，不是吗？——所有这几个字眼，我是

用来表示同一意思的，虽然我知道普罗第柯可能会对它们作出区别：但我确信你仍旧会说一事物已到“终极”或到“界限”了——我所说的不过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很困难的。

美：是的，我会这样说；并且我相信我懂得你的意思。

苏：你也会说到一个平面，以及一个立体，就好比在几何学中所说的一样。

美：是的。

苏：那么，你现在已经具备了解我对图形的定义的条件了。我把图形定义为“立体所达到的极限”，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立体的界限。

.....

苏：……现在，该轮到你来履行诺言了。告诉我，就一般而论美德是什么，并且不要把事物的单质弄成多义，就象出自滑稽人口中的那些把一个东西打碎了的人那样。请把整个的、完整的美德给我，而不要把它打成许多碎片：我已经给你作了一个榜样了。

美：好吧，那么，苏格拉底，美德，照我看来，就是当一个人想望高贵的东西时就可以得到的这种东西；所以诗人说，并且我也说：——

美德是对高贵事物的想望和获得这种事物的能力。

苏：而那想望着高贵的东西的人也想望着善吗？

美：当然。

苏：那么是有些人想望着恶而另一些人想望着善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望着善吧？我亲爱的先生。

美：我想并不是。

苏：也有一些人想望恶吗？

美：是的。

苏：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所想望的恶是善的，还是说他们

知道所想要的东西是恶的，然而仍旧想望它们呢？

美：两方面都有，我想。

苏：你真的以为，美诺，一个人知道恶是恶，然而仍旧想望它们吗？

美：当然我是这样以为。

苏：想望是想占有吧？

美：是的，是想占有。

苏：而他以为恶会对占有恶的人有好处，还是他知道它们会给他害处呢？

美：有些人是以为恶会给他们好处，而另外有些人是知道恶会给他害处的。

苏：照你的意见，那些以为会给他们好处的人，知道它们是恶吗？

美：当然不知道。

苏：岂不是很显然，那些不知道它们的本性的人不想望它们，他们是想望着他们以为是善的东西，虽然其实它们是恶的；而如果他们是弄错了，把恶当作善了，则他们其实是想望着善的吗？

美：是的，在那种情形下是这样的。

苏：好，那么那些如你所说想望着恶，而认为恶是对其占有者有害的人，知道他们将受恶的害吗？

美：他们一定知道的。

苏：而他们必须设想那被损害的人是愈受损害就愈不幸的，是吗？

美：怎么能不是这样呢？

苏：但不幸的人不是很倒霉吗？

美：确实是很倒霉。

苏：有谁会想望着不幸和倒霉吗？

美：我得说没有，苏格拉底。

苏：但如果没有人想望着不幸，那么美诺，也没有人想望着恶的；因为所谓不幸，除了想望及占有恶之外，又是什么呢？